

当记忆消逝，又怎能无忧到永远

■ 吴 玫

一部以老年人为主角的电影，注定不会被很多院线待见。去日本度假前匆匆赶到一家偏僻的电影院看《爱在记忆消逝前》。场灯就要熄灭前，我不禁哑然：院线的判断果然没错，偌大的放映厅连我在内只有三名观众。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唐纳德·萨瑟兰和海伦·米勒都很大牌，又能怎样？很多人因此与一部诚意呈现老年人生活状态的电影失之交臂。

约翰和艾拉的家，从两个人开始，到三个人、四个人，而今又变回两个人，儿子、女儿均已长大成人。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语，约翰和艾拉的夫妻生活进入到了老来伴的阶段，如果继续琴瑟和谐，倒也不错，但是，优秀的文学教师约翰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假如没有意外，纵然颇觉累赘，艾拉也会继续照顾约翰，直到他走到生命的尽头。然而，令艾拉猝不及防的事情突然降临。

先有小说后有电影。迈克尔·扎多里安的同名小说不是正面迎向阿尔兹海默症的第一本小说，也不会是最后一本。近期大热的村上春树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也让小说的灵魂主角、日本画家雨田具彦患上了认知障碍症，“即便歌剧与平底锅的区别，现在也分不出来了”，这是画家的儿子对已经住进养老院的父亲的客观描述。

村上春树将自己新作的灵魂主角塑造成一个老年失智者，固然是为了迁就小说的情节，可能也是因为村上春树的生活里，



《爱在记忆消逝前》剧照

认知障碍症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吧？这一次去日本度假，特意逛了几家书店，刚刚在平昌冬奥会上“连霸”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冠军的羽生结弦成了书店的绝对主角，不过，我还是成功突围，在书店里找到了一本《妈妈，对不起》。

2014年，松浦晋也发现母亲的言行举止出现异常，明明是去银行办事的，到了银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那里；那件东西明明还在原处，却抱怨家人不经她同意挪走了；网购了大量家里并不需要的东西……经医院诊断，松浦晋也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从那时起，年过四十的松浦晋也开始陪伴在妈妈身边，从2014年7月到2017年1月23日。这位有心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家

属，将陪伴过程一一记录下来，变成了这本《妈妈，对不起》，把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家属的心境，从晴天霹雳、急于否认到无奈接受、颇不耐烦再到无尽的悔恨，还原得让人读来只能向隅而泣。

类似题材的书籍，此地也有作家写过。虚构的，有王周生的《生死遗忘》；纪实的，有薛舒的《远去的人》。虽然王周生写作《生死遗忘》是因为她那高级知识分子的婆婆，晚年被阿尔兹海默症纠缠得失去了认知能力，家人因此陷入长时间的痛苦中，但这毕竟是一本小说，读来不如薛舒的《远去的人》更让人有切肤之痛，特别是书里的主角、薛舒的父亲总是枉议与自己朝夕相伴了几乎一辈子的老妻有生活作风问题的

细节，让人心酸又无奈：你怎么能跟一个病人争一日之长短？可是，一个不久前还与你亲密无间的家人，突然就这么面目狰狞地无中生有了，这怎能不叫我们憎恨那个叫“阿尔兹海默症”的魔鬼？

这个魔鬼，来势汹汹又长驱直入，所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们才会以一本本书、一部部电影询问我们：阿尔兹海默症正残暴吞噬着人类的大脑，我们应该怎么办？当医学暂时奈何不了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松浦晋也、薛舒都用痛苦的陪伴来做解决之道，这种办法，虽温情却给病人家属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而《爱在记忆消逝前》寻找的方式，就太决绝了。

令艾拉猝不及防的事情，是她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艾拉无法想象，自己死后留下一个连自己老婆都会间歇性不认识、有时候还会尿裤子的约翰，谁会善待他？艾拉决定，两个人驾驶家里的老房车去海明威的故居，让喜欢海明威一辈子的约翰如愿以偿后再兑现计划。约翰心满意足之际，也是艾拉病体不支之时，从昏迷中醒来的艾拉，当晚就在房车里自杀了，同时也带走了约翰。

电影看到这里时，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为艾拉，也为自己：吾

身将老，安放何处？村上春树在他的《刺杀骑士团长》里，让雨田具彦赚到了大笔钞票，就算养老院花费昂贵，也不会让雨田具彦的家人因为他的失忆而备觉痛苦。可是，村上春树在这本小说里屡屡请出场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位凭借自己的音乐才华赚得盆满钵满的德国作曲家，因为与纳粹有过一段不名誉的合作，战后被慕尼黑特别法庭审讯。法庭念及其已届高龄，轻判他回家反省。已经数十年没有好作品问世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就在他人生最后也是最困顿的岁月里，完成了能让听者痛彻心扉的杰作《最后四首歌》。第三首《就寝的时间到了》有这样几句歌词：

双手，放下所有工作；
额头，忘掉所有想法；
我现在
只望沉沉睡去。

那被释放的灵魂
想在天上自在飞翔，
飞进夜的魔球，
留在里面直到永远。

请帮助我飞进夜的魔球吧，在那里，无论是忘不掉过往的理查德·施特劳斯，还是失智的雨田具彦、约翰们，都会无忧地直到永远。

在英国淘插画书

绘本界的“奥斯卡”，以他命名

■ 崔莹

书名：《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R. Caldecott's Picture Book)

插画师：伦道夫·凯迪克(Randolph Caldecott, 1846-1886)

出版社：London:Frederick Warne

出版时间：约1900年

“昔有富家翁，饶财且有名，身为团练长，家居伦敦城。妇对富翁言，结发同苦艰，悠悠二十载，未得一日闲……”约100年前，被林语堂誉为怪才的辜鸿铭以五言古体诗的形式翻译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古柏的名诗《痴汉骑马歌》，读起来朴素自然，活泼流畅，生动传神，颇有《木兰辞》的味道。1928年，辜鸿铭去世后，《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笔吴宓在《悼辜鸿铭先生》中点评，辜鸿铭翻译的这首《痴汉骑马歌》，是中国人介绍西洋诗歌的开始。我淘到的这本约出版于1900年的《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中正包含此诗的英文版，不知是否是当年辜老译诗时参看的同一版本，或许正是凯迪克所绘制的栩栩如生的插画给了辜老灵感，令他的译文整齐押韵，又不失幽默和风趣。

1782年，威廉·古柏创作了《痴汉骑马歌》，这首诗讲的是来自伦敦齐普赛街的布商约翰·基尔宾的故事。当年，英国的《公众广告报》最先刊登了这首诗，没想到，这首诗迅速走红，以至于一时间英国到处都在售卖这首诗的盗版书，以及和基尔宾相关的文创产品，比如基尔宾布娃



《痴汉骑马歌》插图

娃、印有基尔宾画像的杯子等。

被后人赞誉为“现代图画书之父”的伦道夫·凯迪克也喜欢上了这首诗。1878年，他为这首诗绘制了插画，谐趣的诗歌加上生动的插画，使《痴汉骑马歌》成为当时插画书的典范。直到今天，凯迪克所绘制的基尔宾骑马飞奔的图画也一直是世界插画作品的经典——睁着惶恐不安的眼睛的马飞奔着穿越村庄，秃头的基尔宾紧紧握着马缰绳，他憋红着脸，帽子和假发早已不知去向，受惊的鹅群扑腾着翅膀乱窜，大大小小的狗尾随着马和鹅群，这场景引来不少村民围观。全球绘本大奖——美国凯迪克奖奖牌的反面便是这幅插画。

我淘到的这本《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包含的正是有同版本插画的《痴汉

骑马歌》，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也是《痴汉骑马歌》。除《痴汉骑马歌》外，书中收录的另外两个故事是凯迪克创作的《呆瓜三猎人》和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创作的《疯狗的挽歌》，这三个故事都由凯迪克配图。

插画师凯迪克堪称英国插画界数一数二的人物。1846年，凯迪克出生于英格兰的切斯特，他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动物。他15岁开始在切斯特的银行工作，业余时间继续画画。没过多久，当地的一次事故让他意识到未来可以以爱好为生——因为目睹了一场大火，英国著名的《伦敦新闻画报》约他绘制“切斯特女王铁路酒店着火”的插画，并支付给他不菲的酬金。6年后，凯迪克放弃银行的工作，到曼彻斯特艺术学校上夜校，去圆自己的艺术梦。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在曼彻斯特的报纸和伦敦的杂志上，包括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伦敦社会》杂志。1972年，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凯迪克前往伦敦发展，并为英国著名的插画杂志《笨拙》画插画。天道酬勤，没过几年，凯迪克就成为颇有名气的插画师。

凯迪克最大的爱好是骑马和打猎，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创作《呆瓜三猎人》和《痴汉骑马歌》的原因之一。《呆瓜三猎

人》中的许多幅画是凯迪克以自己打猎时的所见所闻绘制的。他的另外一部妇孺皆知的作品是描述乡下景致的童谣插画书《杰克盖的房子》。《痴汉骑马歌》和《杰克盖的房子》原本都是文字极短、内容无厘头的童谣，但是凯迪克却以图画作为叙述主体，将原本毫无关联的诗句巧妙地串联在一起，使其成为完整的故事。在他的插画书中，插画不再只是装饰点缀，而是成为故事的主角。凯迪克被认为是第一位运用插画来补充和延伸文本的人。

在凯迪克的作品中，每个人物、每只动物都充满了表情，即便是一个飞奔的步伐，也充满了表情。美国插画师莫里斯·桑达克评价凯迪克具有将市井生活鲜活地呈现于纸上的天赋，称赞他的插画充满动感，常常扑面而来。1884年，由凯迪克配图的童谣书在英国的销量达90万册。凯迪克的倾慕者包括了高更和梵高等。

凯迪克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每年圣诞节前，他都会为小朋友们绘制两本插画书，并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凯迪克的插画书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无限的快乐。莫里斯·桑达克评价凯迪克的作品预示着现代图画书的创始，他发明了将图画和文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插画书，这类形式的插画书前所未有。文字无法说明的部分，用插画来表达，插图无法表达的部分，用文字来说明。

193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凯迪克对绘本的贡献，成立了凯迪克奖，授奖给前一年美国最佳儿童绘本插画家。并且，得奖图书的封面上会被贴上印有凯迪克著名插画“骑马的基尔宾”的奖牌。如今，凯迪克奖已成为美国图画书界最重要的奖项，被誉为是绘本界的“奥斯卡”。